

# 【HC】利奧 & 洛朗角色介紹

# 【HC】利奧 & 洛朗角色介紹

## 洛朗(Laurent)



- 品種: 雷克斯兔
  - 性別: 公
  - 年齡: 17歲
  - 階級: 中產階級
  - 家庭: 單親, 家族規定只有繼承人才能冠姓, 現尚未有姓氏
  - 背景: 霍諾斯知名食品供應「Les saveurs de maman(媽媽好味道)」鹽漬肉乾工坊小少爺
  - 個性特質:
    - 表面溫和, 實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(家族遺傳)
    - 好相處、任勞任怨、容易焦慮
    - 獨立自主, 擅長煮飯
    - 對知識充滿熱情, 但學習能力偏低
  - 現況: 暫居學者鎮, 想學習魔法與研讀商業
  - 人生選擇: 經常以家族為榮, 主動提起家族事業, 想勝過兄弟成為家族繼承人
  - 家庭語錄: 父親常說「不努力的話, 你就跟兔乾沒兩樣！」
-

## 利奧·馮·盧克斯(Leopold von Luchs)



- 品種: 捨猊
- 性別: 公
- 年齡: 29歲
- 階級: 上層貴族
- 背景: 來自霍諾斯首都日光堡的von Luchs(馮·盧克斯)侯爵家族
- 個性特質:
  - 對文學、音樂有品味
  - 因衣食無缺而不知民間疾苦
  - 個性風流、沉迷於感官刺激
  - 生活自理能力差, 金源斷絕即陷困境
- 現況: 自小展現優異魔法資質, 目前於Twin Suns Academy(雙日學院)擔任半吊子教師
- 人生選擇: 理應繼承侯爵, 但更嚮往自由悠閒的生活,

---

## 兩人關係

# 家族介紹

## 拉邦福特家族(Lapinforte)

- 家族起源:拉邦福特家族的歷史可追溯至戰爭最為殘酷的年代。當霍諾斯陷入糧荒、家破人亡之際，家族祖先為了生存，不惜將自家幼兔宰食，意外發現兔肉風味極佳。他們將剩餘的兔肉加工，並開始販售給其他飢餓的家庭，最終發展成「Les saveurs de maman(媽媽好味道)」鹽漬肉乾工坊。
- 家族精神:務實、果斷，為了家族利益不擇手段。家族成員普遍冷靜、理性，對外表現親切，實則心思縝密、手段強硬。他們相信「弱肉強食」才是生存之道，並以此教育後輩。
- 家族規定子孫只有繼承人才能冠姓，只有最優秀、具手腕的子孫，才能承擔家族的榮耀與重任，認為沒能冠上姓氏的兔子就跟肉乾沒兩樣。
- 家族格言:德文:Nur wer überlebt, verdient den Genuss. 中文:活下來的才有資格享受美味。

## 馮·盧克斯家族(von Luchs)

- 地位:霍諾斯首都日光堡世襲侯爵
  - 特質:
    - 以敏捷、警覺、神祕氣質聞名
    - 行事低調，對外界冷峻疏離
    - 僅於家族利益或秘密受威脅時現身
    - 家族內部儀典及歷史籠罩謎霧，外人難窺全貌
  - 家徽:金色猞猁，雙目如炬，象徵銳利洞察與對暗影萬象一覽無遺
  - 家族格言:德文:「Im Schatten sehen wir alles.」中文:「於暗影中，無所遁形。」
-

## 其他

### 雙日學院(Twin Suns Academy)

- 創立者:馮·盧克斯(von Luchs)家族
- 類型:私立學校
- 課程內容:基礎教育、自然魔法、算術、幾何、天文、醫學、商業
- 洛朗父親的母校
- 利奧目前在此任職,擔任導師一職

### 媽媽好味道 (Les saveurs de maman)鹽漬肉乾工坊

創立背景:1393年,霍諾斯與席爾瓦休戰後經濟起飛

- 主要業務:
  - 供應霍諾斯本地穩定肉源
  - 作為軍糧供應商大量外銷席爾瓦
- 品牌形象:兩國家喻戶曉的良心品牌,以用料實在著稱
- 社會形象:在競爭與經營上手段狠辣,對於家族內部的競爭更是毫不留情。

# 文字創作



## ▲ 【前置01】被遺棄的早晨

# 【前置01】被遺棄的早晨

清晨的薄霧尚未散去，窗外的天色還帶著一抹淡淡的藍灰。

利奧依舊窩在溫暖的被窩裡蜷縮著身體，對外界的晨光與喧囂毫無知覺。

床邊的女僕輕輕嘆了口氣，這樣的場景她早已見怪不怪——每日清晨，無論窗外晴雨冷熱，利奧總是固執地賴在被窩裡，任誰勸說都無動於衷。

女僕索性不再多言，她深吸一口氣，動作俐落地將利奧連同厚實的棉被一同抱起，並放置在推車上。

推車的輪子在長廊上發出輕微的咯吱聲，晨曦透過窗灑在兩人的身上，莊園裡的空氣帶著青草與泥土的清新氣味，鳥兒掠過樹梢，啾啾聲為這幕添上一絲靜謐的詩意。

一路從莊園推到學校門口，女僕的步伐平穩而堅定。

利奧在推車裡沉沉睡去，呼吸均勻，他對外界的一切毫無察覺，彷彿這個世界與他無關，只有夢境才是唯一的歸屬。四周的晨光、路人的目光、甚至責任與事業，都被他隔絕在厚厚的棉被之外。

推車剛停下，女僕便邁步走進學校。

這時一隻兔子趁機敏捷地鑽進車裡，探頭探腦地四下張望，然後一頭鑽進利奧的被窩，被子裡忽然多了一團毛茸茸的東西，利奧皺了皺眉，睡眼惺忪地睜開眼。

他先是愣了一下，視線與兔子的圓眼相遇，利奧微微抬起手，像是要把這個不速之客趕出自己的地盤。

兔子警覺地縮了縮身子，兩隻長耳朵緊貼背脊，似乎隨時準備逃跑。

然而，利奧只盯著牠看了幾秒，手卻在半空停住。

他嘆了口氣，最終只是翻個身，把被子往自己身上拉了拉，繼續呼呼大睡。

兔子見狀，這才悄悄鬆了一口氣，安然窩在溫暖的被子裡。

被棉被蓋住的他們只感覺到推車又繼續被推動，搖晃了一陣子。

利奧沉浸在溫暖的夢鄉裡，對外界的一切渾然不覺。

直到一陣熟悉又急切的女聲在門外響起，他才像被潑了冷水般猛地驚醒。

他慌忙掀開被子，幾乎是滾下推車，有失尊嚴地趴在地上，尋找聲音的來源。

「呃、」利奧抬起頭，忽然看見那張已經一年未見的臉，本能地向母親問安：「您好，早安。」

可當他定下神，仔細打量四周，才發現自己竟然身處一片陌生的郊外。

他愣住了，轉頭四處張望，臉上的驚訝幾乎寫成了大字，沒想到一覺醒來會見到母親。

原來女僕是奉命將他連人帶被子一路推到郊外，只為讓他和母親見上一面。

馬車旁，母親一身素雅衣裙，臉上滿是倦容，雙眼因徹夜未眠而微微紅腫。

她顫抖地握住利奧的手，淚水在眼眶裡打轉，聲音哽咽：「利奧，家裡已經沒辦法再給你金援了……」她話語間帶著深深的愧疚與無力，像是連呼吸都變得沉重。

「你再這樣下去真的不行，現在局勢危險，你得快些回家才安全……」她話還沒說完，馬車裡的人便不耐煩地催促：「夫人，時間到了！」母親回頭望了一眼，眼淚終於滑落臉頰，但還是強忍著哽咽，想把最後的叮嚀說完。

利奧卻明顯有些不耐煩，他低著頭，眉頭緊皺，眼神飄忽不定。母親的每一句話像是針一樣扎進他的耳朵，他卻只想快點結束這場令人窒息的對話。

「我知道了，母親。」利奧語氣冷淡，甚至有些煩躁地抽回自己的手，他努力壓抑著心裡的煩悶，卻還是忍不住輕歎一聲。

母親依依不捨地登上馬車，還頻頻回頭張望，似乎想再多看兒子一眼。

馬車終於啟動，車輪碾過碎石，發出嘎吱聲響，利奧站在原地，望著母親漸行漸遠的背影，臉上卻沒有一絲溫度，只剩下說不清的煩躁與無奈。

不願意再多想，利奧隨即翻身躺上推車，語氣帶著一貫的慣性與不耐，連頭也沒回地使喚著：「好吧，回去吧。」

沒有平時的有求必應，背後的声音靜得出奇，利奧等了一會兒，發現推車遲遲沒有動靜，不禁皺起眉頭，他只好坐起身並轉過頭去，滿臉都是不加掩飾的不耐煩：「走了。」

女僕站在原地，沒有任何動作，也沒有發出半點聲音。

這份沉默像一層厚重的霧，壓得人喘不過氣來，她只是靜靜地站著，神情淡漠地注視著眼前的利奧。

過了好一陣子，女僕才緩緩開口，語氣淡漠：「這三個月的帳款，夫人已經幫您結清了。」她見對方沒有反應，於是繼續說：「我最初是受命於夫人照顧您，如今工作已經結束了……還請公子保重。」

她的話像冰冷的水滴一樣落下，利奧一時愣住。

猛然回過神來，才意識到自己已經有三個月沒有支付女僕的工資——他不是沒有錢，只是懶得繳而不斷拖延，心存僥倖地以為一切都還能維持下去。

他下意識張口，想說些什麼，卻發現女僕的神情裡帶著一絲無奈，她沒有多做停留，僅僅點頭致意便轉身離去，背影筆直而果斷，沒有半分留戀，彷彿這段主僕關係早已在心裡劃下句點。

利奧呆坐在推車上，茫然地望著天空，心裡滿是震驚與落寞。

——他從未想過連女僕都會這麼乾脆地離開自己，只是因為區區三個月的酬勞？

空氣陷入寂靜，就在這時，一個陌生的聲音在利奧身旁怯生生地響起。

「你……今天好像挺不順的。」

兔子縮在推車的一角，兩隻長耳朵微微垂下，牠直勾勾地看著利奧，語氣裡帶著點關心，也藏著明顯的不確定和手足無措，像是不知道自己該不該開口，更怕說錯話會惹對方不快。

利奧聽見聲音，卻沒有立刻回應。

他只是抬頭，和這個陌生的兔子對視了一會兒，眼神空洞，像是連思考的力氣都沒了。

最後他只是輕輕「嗯」了一聲，連語氣都懶得修飾，隨即又躺回推車上，把目光投向天際，整個人像是徹底放棄掙扎，只想任由一切隨波逐流。

此刻的推車上一隻緊張的兔子，一個徹底放棄思考的利奧，各自沉默在自己的世界裡。

## ▲ 【前置02】撿到寶的早晨

# 【前置02】撿到寶的早晨——洛朗的視角

晨霧瀰漫的校園外，洛朗又一次早早來到雙日學院的門口。

他的手指微微發涼，心中卻燃燒著一股不屈的渴望，這幾天他幾乎把學校周圍的每條小路都踩遍了，只為尋找一個能讓自己踏進這座象徵榮耀的學院的機會。

他深信只要能進入父親的母校，只要能獲得那封期待已久的推薦函，他就能擁有與兄弟們抗衡的本事。這個夢想支撐著他，即使申請已經被拒絕了好幾次——沒有保證函，他的資料連教務室的大門都進不去。

夢想就像天邊堆積的雲朵，明明就近在眼前，卻遙不可及。

——只要可以進去學校，就有機會找到教務處；只要找到教務處，就有機會說服他們讓我入學！

洛朗沒有放棄。他細心觀察著學校的動態，注意到每天早上八點整，總有一輛推車會準時出現在校門口。今天洛朗又來到門口，心裡暗自盤算著該怎麼搭上這台通往夢想的直達車。

八點整，推車果然出現了，可今天的氣氛卻有些異樣——推車沒有像往常那樣直接進校，而是停在門外，他來不及察覺女人臉上瀰漫著一絲不尋常的沉默，抓準時機就跳進了車。

他靜靜地觀察著這一切，直到那場突如其來的家庭重逢與別離在自己眼前上演。對方母親的眼淚、女僕的離去、這個金髮男人的茫然與無助，都像一場戲劇荒誕的展開。洛朗雖然不懂其中的細節，卻能感受到他那份無力與失落。

當女僕離開後，推車就這樣孤零零地停在郊外。

他們沉默了很久，洛朗鼓起勇氣地開口：「我叫洛朗，我——」他原本想報上名號，下一步就是問關於保證函的事情，但腦袋一轉，又想與其在對方看上去這麼心力交瘁的時候開口，還不如等他在比較舒服的環境再慢慢說，說不定主動獻殷勤，還能增加點印象分數：「嗯……來幫你推車吧。」努力讓自己的語氣顯得自然，心裡卻暗自盤算：只要能幫上這位老師，說不定就能換來一個進學校的機會。

然而利奧只是語氣冷淡，隨意地丟下一句：「你要推就推吧，隨便你。」

他本來以為對方會猶豫，卻忍不住側眼瞄了洛朗一眼——這兔子拿來給自己塞牙縫都不夠，實在很難想像他能推得動推車。利奧的目光在洛朗身上停留了幾秒，眼中閃過一絲狐疑和調侃。

就在這時，洛朗忽然搖搖耳朵，身形一陣模糊，瞬間從毛茸茸的小兔子變成了人形。

洛朗的皮膚白皙，臉上點綴著些許雀斑，藍灰色的眼睛澄澈清亮，他穿著簡單的黑色外衣，胸前繫著白色蝴蝶結領口，整個人看起來乾淨而溫和，卻又有種說不出的倔強

柔軟的灰色短髮微微翹起，兔耳立在頭頂，表情看起來有點害臊：「耳朵……還沒辦法收好。」

利奧聳聳肩，表示並不在意。

洛朗深吸一口氣，雙手緊緊握住推車的把手，臉頰因用力而泛起淡淡的紅暈。推車的車輪壓在碎石上，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響。他低著頭，咬緊牙關，腳步雖然有些踉蹌，卻依舊努力地向前推著。

汗水很快從他額角滲出，順著臉頰滑落，兔耳在陽光下微微顫抖，原本就泛紅的臉頰因努力而顯得更通紅，每一步都推得艱難，卻不肯停下。

利奧看著這一幕，嘴角微微一勾，眼神裡多了幾分複雜的情緒，他沒有再說話，只是默默地躺在推車裡，任由洛朗在烈日下、滿頭大汗地推著推車前行。

洛朗推著車，滿頭大汗地走在烈日下，終於忍不住小心翼翼地問：「那……等等我們要進學校嗎？」

利奧連眼皮都沒抬，只是懶洋洋地回了一句：「不去了，我累了，直接回莊園吧。」

洛朗愣了一下，心裡卻莫名湧起一股興奮——能這麼隨便改變行程，還能讓人推著車來回，這位老師的地位絕對不一般！一般人哪敢這麼任性？肯定是什麼了不起的達官顯貴，才有這種特權！

洛朗更加賣力地推著車，臉上雖然掛著汗水，心裡卻滿是滿足和期待，彷彿已經離夢想中的學院又近了一步。一路上洛朗試圖找話題，卻只得到對方低低的「等晚上再叫我」作為回應，整個人像是失去了所有力氣。

回到房間後，利奧直接鑽進被窩，逃避現實般地把自已藏起來。洛朗站在門口，望著那扇緊閉的房門，心裡湧上一股莫名的興奮，他越想越覺得自己的判斷沒錯，甚至有點佩服起這個看似懶散、卻氣場十足的老師。

——只要能抱上這條大腿，推薦函什麼的還不是手到擒來！

## ▲ 【隨筆】鑲在族譜上的鑽石

# 【隨筆】鑲在族譜上的鑽石(利奧)

利奧總覺得自己並無特別之處，除了那稍顯優渥的出身，其他一切能力都平庸得令人不忍卒睹。

他指尖輕輕劃過身旁男子的裸背，傷痕縱橫如河流交錯。

沉睡中的男人只是低聲哼唧，翻了個身便繼續沉入夢鄉。利奧沉重地眨了眨眼，卻在此時，一隻纖細白皙的手輕撫上他的側臉，女人的聲音在半夢半醒間顯得格外沙啞：「睡不著嗎？」

他翻過身面對女人，沒有回應，只靜靜凝視著眼前紅髮散落在被褥間的女子。

昏黃燈光下，她的目光朦朧而勾人，溫柔如潮水總能將人悄然吞沒。利奧將她伸來的手拉進懷裡，額頭輕觸她的眉心落下輕柔一吻。

「我們還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」女人呢喃，利奧依舊沉默。他知道人與人之間並非總需言語，有時沉默才是最溫柔的回應。

女人眯起媚眼，像柔軟的蛇纏繞在他身上，撒嬌地將頭靠在他胸口：「剛才你和班恩那麼投入，我都羨慕了……」利奧聞言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，湊身與她熱烈相吻。舌尖纏繞，氣息漸趨急促，他的手緩緩探入她裙擺之下，在柔軟的雙腿間尋覓著不同的愉悅。

「啊……」女人仰首壓抑著呻吟，低聲呢喃：「你真的很特別。」

——特別嗎？

利奧常懷疑自己是否真有什麼特別。除了出生稍微體面些，其他一切都像是被命運捉弄的殘敗碎片。

離家之前，他從未鬆懈過對生活的服從。

每天從睜眼到闔眼，人生被安排得井然有序，規律之下卻是無盡的枯燥。他從未被詢問過意願，也不懂何謂選擇。身分如同一塊被稱為「鑽石」的岩塊，日復一日、年復一年被無意義地雕琢。

他不覺得痛苦，也談不上快樂，只是被動地承受著一切。

他接受了最正統的教育、最嚴謹的訓練，在宴會上扮演著優秀青年的角色，在父親面前裝作積極，在母親面前掩飾自卑，這一切，不過是一場精緻華麗的謊言。

他從未傾聽過內心的聲音，直到親眼目睹兄長因家族鬥爭與權力傾軋，被暗殺於眾目睽睽之下。

那天，兄長正裝筆挺，在宴會上慷慨陳詞，是這一代最有希望繼承伯爵之位的人。當他激昂地呼籲家族投入戰爭時，一支箭矢自屋頂疾射而下，貫穿了他的頭顱。兄長倒下，身體劇烈抽搐，並未立刻死去。劇痛令他意識混亂，直到最後一刻，口中仍斷斷續續嘶喊著：「日已殞落，日已殞落……」眾人驚慌起身，有人倉皇逃離，有人四處張望，尋找暗殺者，試圖阻止下一場災難。

利奧坐在長桌最前方，目睹這一切。危機並未讓他本能地逃離，反而第一次聽見來自心底的吶喊：

——真希望下一支箭能貫穿我的腦袋。

兄長的母親癱倒在地，被侍衛抬走。寬闊的宴會廳在幾秒內只剩下零星幾人。母親拍了拍利奧的肩，聲音罕見地平靜：「快走吧，不要留在這裡。」利奧像從夢中驚醒，失去禮儀地站起身，甚至踉蹌了一下。

母親拉住他，低聲叮囑：「以後你就是家主了，別再莽撞了。」

利奧對上母親堅定的眼神，那雙猩紅的瞳孔在搖晃的燈光下顯得格外詭異。

他彷彿明白了些什麼，卻什麼也沒說，只是沉默著把一切吞進肚裡。

自那一刻起，他便不再願意參與家族的事務。

「……你在想什麼？」

母親的聲音像一道幽深的水波，在腦海深處迴盪。那質問帶著一種無法抗拒的重量，像是從很久以前就埋下的種子，在黑暗中悄然發芽。利奧怔怔地望著眼前的女人，恍如隔世，現實與記憶在這一刻層層疊疊，模糊了邊界。

「……你在想什麼？」

同樣的問題，卻從不同的唇間吐出。

女人在他腰際起伏如浪，汗珠沿著鎖骨的峽谷滑落，在肌膚相貼處蒸騰成霧。這霧氣帶著鹽分的鹹澀，卻在呼吸交纏時幻化成宴會廳裡搖晃的燭煙——他忽然分不清正穿透自己的，是女人滾燙的喘息，還是兄長顱骨被箭矢刺穿時，那聲卡在喉間的抽氣。

思緒像斷線的風箏，線軸滾過鑲嵌大理石的長廊，纏繞在母親裙擺的血漬上，箏面卻墜進女人汗濕的胸懷，黏著在兩顆心臟搏動的縫隙間，他想開口說些什麼，卻發現自己說不出話來，求救在喉嚨裡盤旋，沉默長出荊棘，刺穿聲帶開出啞紅的花。

女人輕輕俯下身，吻住他那張始終無波無瀾的臉，當她俯身吻他，他看見自己倒映在她瞳孔裡的臉——一張被伯爵冠冕壓出凹痕的面具，裂縫處滲出透明的蠟。她的雙手顫抖著擁抱住他，利奧的手指微微收緊，彷彿想抓住什麼救命的浮木，可掌心只握住一把潮濕的月光。

他忽然感覺到臉頰有些濕潤，像是有什麼東西悄悄滑落。起初他以為是女人髮梢滴落的汗，他愣了一下，才發現自己流下了眼淚，從淚水裡嚐到鐵鏽與塵土，被規矩澆鑄的童年、在繼承人訓練場摔碎的膝蓋、母親用期望縫製的殭衣，突然化作熱流衝破眼堤。

女人將他摟得更緊，像是在黑暗中尋找彼此的體溫，黑暗中兩具肉體如貝殼相互含吮。

他閉上眼，任由自己沉沒在這片鹹澀的溫柔裡下沉，耳畔卻響起冰碎裂的聲響——

母親的聲音化作碎冰，一片片割開水面：「記住，你是鑲在族譜上的鑽石。」

他閉眼嚥下海水，任鑽石墜向漆黑的海溝。

## ◆ 利奧最近常聽到的姓氏

## 拉邦福特家族(Lapinforte)

- 家族起源:拉邦福特家族的歷史可追溯至戰爭最為殘酷的年代。當霍諾斯陷入糧荒、家破人亡之際, 家族祖先為了生存, 不惜將自家幼兔宰食, 意外發現兔肉風味極佳。他們將剩餘的兔肉加工, 並開始販售給其他飢餓的家庭, 最終發展成「Les saveurs de maman(媽媽好味道)」鹽漬肉乾工坊。
- 家族精神:務實、果斷, 為了家族利益不擇手段。家族成員普遍冷靜、理性, 對外表現親切, 實則心思縝密、手段強硬。他們相信「弱肉強食」才是生存之道, 並以此教育後輩。
- 家族規定子孫只有繼承人才能冠姓, 只有最優秀、具手腕的子孫, 才能承擔家族的榮耀與重任, 認為沒能冠上姓氏的兔子就跟肉乾沒兩樣。
- 家族格言:德文:Nur wer überlebt, verdient den Genuss. 中文:活下來的才有資格享受美味。